

国外现代画家译丛



蒙克·

● 湖南美术出版社

● (挪威) 阿恩·爱格尤姆著

● 宋红梅译

国外现代画家译丛

蒙 克

出版者：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市人民路61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 × 1092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3万 插图：58页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56-0293-2 / J · 253 定价：6.80元

根 据

J · M.STENERSENS FORLAG A.S. NORWAY.

1984 年版译



前言

何由

蒙克是挪威伟大的艺术家，西方表现主义艺术的前驱，现代艺术的奠基人之一。一个难得的艺术天才。

每当听到蒙克这个名字，眼前就会闪现那站在桥头“呐喊”的少女。从我的中学时代开始，至今三十余年过去了，“呐喊”始终缠绕不散，这“呐喊”是通向人间现实的？还是通向自然宇宙的？亦或是通向未来的艺术世界的？岁月，使她的声响越来越清晰可辨……。

蒙克是个不“安分”的人，家庭的不幸，个人的病痛，世道的艰辛……因此他忧郁、他爱怜、他躁动。于是借酒消愁，借艺术对人生作出反省，并作为自己痛苦与厌恶的情感发泄，作为自我实现过程的思索。但是他“呐喊”得越多，碰壁也就越多，他的作品成了“有害的绘画”，以至于在国内得不到承认，在国外也引起所谓“蒙克事件”的骚乱。骚乱归骚乱，他的自我感觉始终不坏，他越发觉得自己可以与米开朗基罗、伦勃朗、梵高、高等艺术大师媲美，因为他有一颗通向大师的心，他

1

就是世界艺术史上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

他曾与塞尚、马蒂斯办联展。新闻界和艺术评论界指出：“蒙克的艺术，显示出了一种新的未知的力量。”“这是今后数十年将要补充的艺术之特点”。岂止数十年，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但他所创造、倡导的“艺术之特点”至今仍生命力旺盛。

他以他的神灵、勇气和毅力，终于碰开了世俗的厚墙、碰开了爬满“古典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等等老藤的艺术之宫的厚墙，开出了一条“全新因素”的现代艺术之路，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路，使得象毕加索、马蒂斯这样的大师也不得不在于他的路旁采摘花瓣，吮吸精髓；使得象声誉卓著的巴黎野兽派、德国“表现主义”画派诸家，也无法绕过他的路而达到彼岸。他终于成功了，挪威皇家艺术协会授予他爵士勋章，在他七十岁的生日时又授予圣·奥拉夫十字勋章的爵位，在巴黎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德国他被吸收为艺术研究院成员，他赢得了整整的一个时代。虽然成功的花环姗姗来迟，但比起那些将花环放在墓地上的前辈画家，他还是够幸运的，而且时至今日，他的花环仍光彩夺目，这又是许多艺术家所无法企及的。

蒙克带着神经质的迷狂来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凝视了八十一年。他毫无顾忌地超越世俗、超越“道德”，袒露真情。也许正是这种“迷狂”成就了他的艺术。成就了这位世界艺术的伟大天才。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迷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病态的迷狂；一种是神灵附体的迷狂。“人间所有伟大的业绩都基于这种迷狂。有人不想承认这个事实，只想用单纯的技巧去敲开缪斯的大门，而女神肯定是紧闭大门的。”蒙克的神经质可谓病态迷狂，据现代美学和精神分析学表明，这种迷狂有益于艺术，

为艺术创作做出过贡献，人类艺术史上不乏其人。这也许是蒙克不同常人的特异之处吧；而那“神灵附体的迷狂”，即所谓缪斯的召唤而离开凡人之境，步入出神入化的境界。也正是蒙克的境界，不期而然地进入了东方禅的境界，虽然还只是达到禅的初级阶段，但在那十九世纪被客体迷住了心窍，自我意识尚在沉睡的西方艺术世界，蒙克艺术的出现有如清脆响亮的晨钟，唤醒了人的自我神魂。蒙克将自我的“神”，用人们能够理解能够逐步接受的语言和形式解释给人们，袒露出自身深隐的灵魂，这是令人震惊的。他的“神”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的“神”就是他对人类的怜悯、同情与爱。这大概也就是蒙克艺术成功的奥秘之所在。

1986年挪威国驻华大使夫人，著名画家简·迪·阿内森来长沙我家作客，赠我一部豪华本的《蒙克》画辑。画辑由蒙克博物馆馆长从数量浩大的作品中精选了450余幅作品汇集而成，并由馆长亲自著文，同时收集有蒙克同时代的著名艺术评论家的评介以及蒙克本人的日记摘抄，洋洋万言、蔚为壮观，是一本目前世界上评介蒙克的最具权威性的、代表性的著作。适逢邹建平君编辑《国外现代画家译丛》，将这位西方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现代艺术奠基人之一的蒙克列入丛书之列，推荐给中国读者，这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要了解另一世界的艺术，要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艺术，需要有对人类文化整体的共生性与联动性的认识和把握。这是无需我多说的。

1988年12月30日于长沙

概 述

爱德华·蒙克在他有生之年被艺术界认为是个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化身，因此，很难把他放进历史环境中去评价。通常人们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天才，超越了一般的艺术进展速度；可他自己却认为天才的产生要艺术家本人具有实践自己理想的能力和勇气。新的时代要求有新的艺术，为了让时代能了解艺术，作为一个具有象“留声机”那样敏感的艺术家的，必须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并通过“用自己心血”创作出作品向人类表达这种感受。蒙克年轻时就声称欧洲艺术还处于一种不太景气的状况，当时的艺术家们只是为了迎合英国当权者的利益，为了博得他们的欢心而作画。他们画出一些矫揉造作的画挂在画室的墙上，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招揽大型展览，即是他们所称的引起“艺术商场”的注意。

蒙克渐渐把自己视为艺术史上优秀艺术家之一，能与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伦勃朗（Rembrandt）、马奇（Manet）、梵·高（VanGogh）、高更（Gauguin）等艺术家媲美。蒙克还特别意识到了象高更那样发展自己个人艺术风格的重要性。高更确立了“艺术是反映人类的精神质感而非自然的模仿”这一观点；另一方面，蒙克又反对把自己与劳特累克

放在一起评论，因为他声称自己是位“浪漫主义艺术家”。他力求探索人类处在宇宙中的作用，在1929年印刷的所谓圣·克圣宣言（St.cloud.manifesto）中，蒙克在其中写道：“室内不需再画一些人物了。象人们读书、女人们做着针线活之类都不宜画，因为室内有生存者，他们能够呼吸、感受、或受着折磨，或感到欢乐。”

英国的布莱克（Blake）和西班牙的戈雅（Goya），都为蒙克画技的进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他们也同蒙克一样，努力为着新的艺术奠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蒙克在努力创建个人艺术风格时并非孤独的，另外还有一些颓废的象征主义者，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象蒙克那样，在痛苦和难忘经历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所谓私有的象征主义。他有一种勇气，坦率而无情地显示出自己整个生命中的内心秘密。在性格的表露中，他脱去了自怜感，而这些性格的揭露构成了他的生命哲学。他曾说过：“如果说艺术是在人类催促下强迫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结果，那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用琼格（Jung）的话来说，艺术必须把人类最深处的感情用作品和符号把它清晰地表达出来。

对蒙克来说，这样“清晰表达”过程的形成最集中表现在画幅《呐喊》的主题里，这幅画的前景主体部分吸收了拟人的手法，表现出一种焦急的情感——这是他自己经历过的通向自然界的呐喊。蒙克的许多从入门到最后确立的素描和习作都可看出蒙克是多么想用画笔描绘宇宙间的各种现象，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脱离了传统的中心透视法的构图法则，而这种画法几乎从文艺复兴时起就成为画画的一种框架模式。被蒙克的间代

人视为疯狂之作的《呐喊》，已经以它意味深长的主题越来越为后代所承认。在《库斯特哲学》一书中，(Philosophie der kunst) 讨论了艺术所能达到的表现程度。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 (Schopenhauer) 从绘画的角度为《呐喊》这一形象的创作定下了明确的界线。蒙克对叔本华是很崇拜的，他的《呐喊》一作已经直接达到了叔本华所提出的限度。蒙克把自己的想法建立在一种现代感觉的理论基础上——这就是如何使光 and 色的效果能引起一种声音感，而反过来声感又能引起光和色的效果。

画家马蒂斯、毕加索把毕生精力都用在创造艺术上，至今还以奇才著称于世。这两位艺术家是各有特色的。蒙克将自己与作品融为一体，并坦率地把自己的生活暴露于众。这就不难解释蒙克的巨大威望。他的声望不仅在同行中，也在其它行业那些不了解艺术的人们中间。蒙克作品的主题总是服从于艺术家的体验和经历的；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体验，只有这样，才能锤炼成表达作品思想感情的素材。蒙克对表现主义是这样理解的——一种既主观而又客观的艺术，它还保留了一些文艺复兴时期以前的艺术思想。蒙克的一位柏林朋友写道：“他不再需要去塔希提岛观察和体验那些人类原始的素材，他心里本身就装着塔希提岛……”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蒙克在他创作之前，总是胸有成竹的，他不必为自己的创作素材去作临时的考察，而是从他多年的观察和体验的积累中提炼出其中之精华，并用之于他的创作之中。

目 录

前言

序言

概述

童年和青年时代 1

学艺于克里斯蒂安尼亚 8

在巴黎求学时期 32

蒙克的“挪威分离派” 45

柏林“蒙克事件” 49

与史特林柏的会晤 56

告别柏林 67

1

返回克里斯蒂安尼亚	74
留驻巴黎	79
艺术成果——个人遭遇	86
开启的大门	102
瓦尼纳明德——一个新的视野	116
举国闻名	124
蒙克年表	140
图录	148

童年和青年时代

爱德华·蒙克于 1863 年 12 月 12 日生于海德马克郡洛登城的安格霍牧场，离北面当时的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现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址）约有 60 里路程。他的母亲，是一个美丽、善良而又信仰宗教的女人，出身于一个商船船长的大家庭，只可惜一生疾病缠身。他们那里大多是些富人，但是当时却传播着一种世界性疾病——肺结核。劳拉·凯瑟琳·边斯坦德（Laura Cathrine Bjølstad）二十二岁与比他年龄大一倍的克里斯蒂安·蒙克（Christian Munch）结婚，当时劳拉已经染上了这种病，她的妹妹凯琳（Karen）随她一块来到安格霍照顾她。劳拉结婚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叫约翰·索菲娅（Johanne Sophie），第二年又生下了爱德华。从幼年时起他们姐弟俩就非常亲密友好。蒙克的父亲克里斯蒂安·蒙克是一位具有陆军上尉军衔的军医，他还是当时公认的文职人员之一，这种文职机构中还包括牧师、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的弟弟就是著名教授 P·A·蒙克（P·A·Munch），当他成为挪威著

名的历史学家后，他的生平才受到社会承认和重视。克里斯蒂安·蒙克在他结婚之前曾经历过一段漫游的生活，包括在轮船上当过医生。他有极广泛的生活阅历，在朋友们当中，他素以气量宽宏和乐观处世见称，他和他的妻子劳拉·凯瑟琳都不很富裕，他们也意识到结婚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由于他们都是宗教的信崇者，在他们结婚以前的通信中，都坚信上帝会帮助他们克服所面临的困难。

1864年，爱德华刚满一岁，他们家就迁到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在那里，他父亲当上了亚克斯斯城堡的外科军医，头四年里他们住在首都旧区部分的内德·斯罗特斯加兹九号附近，在这里，他们又生下了三个孩子——彼德·安德累斯（Peter Andreas）（1865）、劳拉·凯瑟琳（Laura Catrine）（1867）和英格·玛丽（Inger Marie）（1868）。蒙克的母亲深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她给孩子们写下了一封十分伤感的遗书。

不久，他们家又迁到了皮列斯特地特的30A号，这儿四周都是乡村，离新建的雷克斯荷斯皮特不远，1868年圣诞节过后，蒙克夫人便去世了。当时爱德华只有五岁。蒙克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纪念他母亲的文章，其中还有一段描述了他母亲在弥留之际对他和他姐姐说的话：

“在那张大双人床的一端，他们在两张小童椅上紧紧偎依着，一个高高的女人靠在他们旁边的窗边，背对着窗户，现出一个大而略暗的轮廓。她说她将离开他们，也不得不离开他们了，并问他俩会不会感到伤心——还让他俩向她发誓：必须虔诚地对待耶稣。因为只有这样，他们以后才能与她在天堂相

遇……他俩虽不完全明白，但他们却是极度的悲伤，两个都不停地抽泣着，尔后便是嚎啕大哭……”

母亲死后，她的妹妹凯琳·玛丽·边斯坦德以她对孩子们强烈的责任感，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妇，因为她总觉得姐姐家里一刻也离不了她。还有人说她拒绝了克里斯蒂安·蒙克的求婚，因为爱德华的妹妹英格不愿意她成为孩子们的后母。凯琳姨妈是个做事灵巧而又精力充沛的女人，对待蒙克他们她就象一个母亲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她把家里组织得井井有条，但即使这样，索菲娅和爱德华依然清晰地记得他们自己朝思暮想的母亲。在皮列斯特地特的 30A 号，蒙克开始了艺术生涯的摸索阶段，在他的一篇日记中，他这样叙述着：

“我还记得七岁那年，我躺在地上，凭着自己的记忆顺序，用一块煤渣画着一个盲人……我还记得画完后我是多么的高兴，比起在爸爸的那本处方纸的背面去画，我感到自己的手更加灵活了。”

凯琳姨妈也叙述了这一段——爱德华在看见一队盲人之后，是如何设法描绘出他们这种变化无常的运动的，她和蒙克的父亲都鼓励孩子们学习画画和参加其他有关艺术方面的活动。每到夜晚，全家都聚在一起，房子里点着灯，父亲给他们讲着故事，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喜欢教孩子们文学和历史，他还有说神道鬼的天赋，生动的叙述几乎使孩子们听呆了。这一时期，蒙克已形成了强烈的而又具病态的思想，有时竟产生一种悔恨、绝望甚至疯狂的心理。

爱德华十二岁时全家迁到了格鲁纳克——一个克里斯蒂安尼亚城郊正在开发的工人居住区。他的父亲很想靠私人业务来增补自己的收入。当时其他许多居住区的医生很多，竞争激烈，但是象格鲁纳克这个不吸引人的地区是没有这种竞争现象的。

作为一个医生，有些临时性的准备是必要的。比如有时就必须在父亲和蒙克兄弟合用的卧室中铺上一张床单，作为临时的“手术室”。

但是，蒙克的父亲这次私人行医却没成功，大量的事实证明，他对行医太缺少经验了，不仅从收入微薄的工人那里索款困难，就是单纯的业务方面也难以应付。

以后的几年里，蒙克的一家先后在格鲁拉克的一些潮湿的、而且经常受一种穿堂风侵袭的平房里住过。他们先是搬到托瓦德·梅邪门48号住了几年，在那里，爱德华的姐姐索菲娅死于肺结核，年仅十六岁，这在年幼的爱德华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蒙克带着悲伤的感情叙述了他姐姐的死，文中他用玛珈代表索菲娅，用卡拉门代表自己：

“那是黄昏的时候了——玛珈躺在床上，脸色微红，正发着烧，她那双晶亮的眼睛不安地扫视着房间，她的神经已经错乱了。她似乎在说：‘漂亮而温和的卡拉门，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拿开，它太令我痛苦了，你答应吗’，玛珈乞求地望着他。‘会的，我相信你会答应的，你看见了那个头吗——那是死神……’她的眼睛已经烧红了，那个死神就要来临了——这是那样的确定无疑——又是那样的不可理解。”

索菲娅死后，蒙克一家又搬到了福斯威七号。这儿离亚克河不远，每至冬天，河岸的微风使这所房子非常通气，因为临近的房子还没有开始建造。从蒙克后半生中写给英格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都认为格鲁纳克和皮列斯特地特对于他们的成长有着一定的作用。

“皮列斯特地特是一个有益的地方……我们在那都很健康，我们本不该离开这个地方——但是自从马利达林吹来刺骨的寒风以后，便顺着亚克河给格鲁纳克带来了疾病的种子，而且那儿的房子一直没有修整过。”

寒气、穿堂风加上新建筑周围那些污秽物的恶臭，使人口过多的格鲁亚克成为一个令人烦厌的地方，而孩子们正是在这长大。虽然蒙克的父亲可以受到普通官员的待遇，而且还有以私人业务的途径增补自己的收入自由，但是家庭经济一直是处于一种可悲的状况。由于蒙克的父亲是挪威受尊重的文职人员家庭出身，现在经济情况恶劣起来，就无疑成为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再加上蒙克母亲方面还有许多贫穷的亲戚，因此经济一直都是不景气的。1913年凯琳姨妈写给爱德华信中说道：

“许多晚上我都梦见那些旧房子和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已经烟消云散了，我在梦中到处找钱，最后终于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五分的硬币……”

在格鲁纳克，蒙克一家同他父亲的亲戚或同事的关系都是